

祖母点滴

郭峭峰

1934年,祖父歿于日本横滨,我父亲不过四岁。父亲的两个姐姐早早嫁人,祖母一对一拉扯拉子。沪上居民大多知道,宁波人称祖母为阿娘,我出生后,由阿娘带大。她从一名豆蔻少女,渐成家道中落后含辛茹苦的女人,历经夫与子两轮命定之缘,接管我时,对男人之道已然通晓。独孙让阿娘越看越欢喜,这是人生快意,也是饱受生育折腾后,女性下意识之欢庆和自我表彰。

只怨,血缘因素太过暖腻,隔代溺爱极难免俗。偏袒和宽纵,滋养出孙子的种种瑕疵和缺陷。嗣后,统统被交由社会来责罚,包括交由另外一两个女人来矫正,鸡飞狗跳已在所难免。好在阿娘已无法知道,不然她仍将站起来,再羸弱,也要去做孙子的铁血卫士。

想起阿娘对我的一次庇护。1968年正月初二,拜年的亲朋纷至沓来,家里摆放了临时性圆台面。宁波人对待客菜品苦心用尽,但主打重饕,也就几个。亲眷们愿意老远跑来一尝再尝的,是阿娘的拿手菜葱烤肉。葱烤肉,选五花肉见方切块,先在铁锅中炒断腥,再配一斤打过结的青葱及七八样香料,添够陈年花雕,入砂锅炖制。待肉块红酥、葱结

黑糯,一掀盖,汁水滴答,香气撩人。

中午开饭,八岁的我,知道葱烤肉上桌时极端拉风,抢着奔去火上端菜。以为两侧垫着抹布不会有事,岂料快端上台口,锅盖颤移,从缝里逼出烫手热气,砂锅垂直撞地。一圈人惊讶包围,望着地上碎成两月的砂锅和热烟袅袅的葱和肉。眉间有淡笑的一律是亲戚,他们以此来对冲屋内的狼狽;面色煞白的,都是家人,对我痛恨至极。

阿娘清楚我父亲快绷不住了,只见她对我眼珠一瞪破口大骂:“嗨,小鬼只手真真捏菜,死死死死!”译成普通话:“小子那只手太顽皮了,还不去死!”死开即走开,就能避过挨揍,即便是一记两记。阿娘点醒惊傻的孙子,我才转身死开了。偶尔,阿娘的语词糙是糙了点,但背后的心思无不机巧。向天,谢谢阿娘。

年年立夏清早,阿娘总会麻利编好线袋,装一枚熟鸡蛋后挂在我的脖子上。1969年的立夏,却一无所有。我问了,阿娘让我自己去想,我明白昨天得罪她了。有位奉化亲戚叫齐昌公公,他比我父亲大几岁,和阿娘同辈。他的工作,是骑一辆后座载有一只大铁皮箱的自行车,去客户处收货送货。早年,该工种叫“跑街先生”。路过我家,齐昌公公会上来坐坐。阿娘每回都高高兴兴斟茶递烟,绝不怠慢。偏偏那日,烟罐里的香烟抽光了。见阿娘刚要支我去买烟,我佯装迟钝,高速逃逸。有烟瘾



东坡诗意 (纸本设色) 邵琦

的老人,神聊时缺了纸烟,享受变作难受,齐昌公公和阿娘应该都想骂人。

我对阿娘说,“下次不会了”。阿娘说,“还会有下次?齐昌不会来了,你立夏的鸡蛋,也不会有了”。

两年后,我十一岁,阿娘病逝,齐昌公公出席大殓,我和他老人家对瞪了一眼。我想,他心里一定在说:这只小赤佬坏透坏透。

又过十多年,由教研室同事介绍,我结识了一个在幼儿园工作的女孩。她生日,我送了蛋糕至她家,她放回家里后,又和我在弄堂口聊了一会儿。第二天,她来电,叫我某个时刻候在自家门口。她出现时,手里有一只装着东西的黑色塑料袋。她把垃圾袋递给我,说:“阿拉阿娘叫我送给你。”说完就走,垃圾袋里是那个蛋糕。我不太懂,把昨天在她家弄堂口的聊天,快速复盘。坏了,好像对她说过,“生日,你

家怎么没想到给你买只蛋糕?”她也有阿娘,准是这句话,伤了老人。现在好了,蛋糕用垃圾袋一套,退回,什么意思都有了。

想起我的阿娘,面子的事情,同样不会放过。阿娘曾说,不能欺负弱小,但比你强大的欺负你,打不过,可以咬啊,阿娘不会怪你。类似教化,在我五岁时就有过。五岁那年,和阿娘在八仙桥一带走失,见女民警牵着我,我脸上

有泪痕。阿娘说,男人动不动哭,真难看。

此外,阿娘极讨厌处处想占小便宜的行为。

我曾和一个小我几岁的貌美女孩拍拖,在外面用餐,买单找零时,男营业员望着她的脸有点入迷,多找了张十元。她第一时间拎起钱,隐蔽地塞进我的口袋。这么干,我迈不过去。阿娘说过,多一笔不义之财,非但帮不了你,还让你老羞有下下次,就越走越下道。

阿娘和美人,面对错过的纸币应对迥异。二十多岁的男人,又不愿让心仪的女孩看到自己拖泥带水。这张纸币,在我口袋里发烫。眼下的选项,觉得该跟着阿娘走,而不应跟着这个小娘走。但事实

不久前,我首次以一位父亲的身份来到了游人如织的新场古镇。最近,我的女儿诞生,我来到我户口所在的新场镇为女儿办理户口、社保等相关事宜。虽然我是新场人,但很早便去了其他街镇读书生活,儿时的我若是见到如今古镇内这人头攒动的场景,必定是要被震撼到的。

办完户口,我沿路走向其他办事机构,经过了我们的幼儿园与小学。教学楼已更新换貌,记忆中学校操场的煤渣跑道变成了塑胶跑道,学校对面的小卖部变成了其他商业体。想起我离开新场的那一年,它还不是如今意义上的古镇,那时候它的“古”,埋藏在历史中,埋藏在人们的生活里。

老街是我每天都要经过的一条狭长小巷,我会坐在父亲摩托车的后座上,跟着车驶在石板路上轻微的颠簸节奏上下学。小巷两侧的瓦房里住着我的同桌,上学路上看见了,我们相互叫着对方的名字并挥挥手,然后他便开始跑步追赶摩托车后座上的我,我为他喊加油。等到放学,两侧的居民

对心灵的守护而言,没有比阅读更长效、更牢靠、更有趣,也更实诚的方法了。

阅读,只要不是那种迫不得已的,或者以功利为目的所为,就是让人向往的最佳去处。轻松自由,随心所欲,以愉悦为轴,那就是心灵找到了一种幸福的庇护。

阅读,应该是身心最为安详的时辰。阅读,理当标配静好的光阴。

在炎炎酷暑,阅读,令人心静,便是缕缕清风送爽,自然祛暑。

在凛凛寒冬,阅读,让人温暖,就像一盏灯火相伴,忘却了冷冽。

独自阅读,是身体与自身灵魂惬意的相处。

阅读时的多巴胺生成,是高品质的,是醇厚深长的,是常生常新的。

阅读,是身心对自然天地的深呼吸,是对大千世界的宽阔的观望,是对生命的一种超然的触碰,也蕴含着对人性通透的顿悟。

那种无意义甚至有害的交往,其实属于群体的孤独。孤独里蔓生的自我的不自觉的炫酷,对他人有意无意的嘲弄挖苦,是非八卦的随意喷吐,某种私欲的伺机而动和待价而沽,无不是对心灵的伤害和亵渎。阅读,是心灵走向辽阔的自我放逐,又是肉身归置静默的自我收储。

身处任何环境,能静下心来阅读,便是一种美好习惯的养成,是一种淡定自若,是一股大气在胸。是千磨万击还坚劲,任尔东西南北风的执着;是鸟随鸾凤飞腾远,人伴贤良品自高的修行。

阅读者的气质,在长久的书香熏陶中,渐生清雅大度。人生不过尔尔。笑看人生四季,风轻云淡。

总有人以为唯美食最为养生的,其实,阅读,也是绝佳的养身之道。养身必养心,阅读是养心的一条不容置疑的捷径。

愉快的阅读,首先来自心情愉快地出发。阅读的旅程中,也切莫淡忘阅读的初衷。

阅读时的随想,也要有欢快的音律,不要被烦躁和偏执,带乱了本该有的沉稳和有趣的节奏。

阅读的跳跃思维里,也该拥有阳光明媚的闪耀。即便是夜半,也有星光传递阳光的问候。

阅读的情怀,在于厚实,蔚蓝,宽广,回归灵魂深处,忘却生活细碎的波澜。

能让你快乐阅读的氛围,就是上好环境。能让你享受阅读的时光,便是美妙良辰。

在阅读时,遍览陌生的他人经历,阅尽芜杂的春秋变幻,又总在其间发觉自己,反思自己,重塑自己。

心在阅读中,仿佛在文字的清风中得以过滤。透明,澄澈,纯真,温厚,回到人生之初。

心在阅读后,如同在神圣的殿堂经受了洗礼。坚韧,深邃,谦卑,淡然,好似脱胎换骨。

孤独的人生终有一件幸事:阅读,是始终不渝的心灵的守护神。

找到属于你的阅读,那是你天然拥有的静谧的森林。在它的波涛起伏中,获取心灵的一汪清泉。



边看边聊

说起俄国文学巨匠托尔斯泰,众所周知那些著名小说《战争与和平》《安娜·卡列尼娜》《复活》。但是他的《人生论》鲜为人知,却被冠以“堪称最享盛名的论著之一”。我在通读该书之后,惊奇地发现这位博识远见的文学家,居然能运用各门学科的原理来对“人生”做出准确的定义,请看:“一个人好像是一个分数,他的实际才能好比分子,而他对他的估价好比分母,分母愈大则分数值愈小”(数学);“生命是有机体的独特的运动”(物理);“生命是一种普通的、不间断的分解与化合双重过程”(化学);“生命是内部关系对外部世界的适应”(哲学);“人类的使命在于自强不息地追求完美”(美学);“所谓人生,是一刻也不停地变化着的,就是肉体生命的衰弱和灵魂生命的强大、扩大”(生物学)。诚然,关于真理的知识可以被传授,但通向真理的道路,却只能依靠每个个体生命运动双足真实地行走。很久以前,托尔斯泰已经为自己、也为世人指明了一条通向“真正幸福”的道路。

人生博喻
那秋生



七夕会
没有,因为那一日便是我们最后的见面,之后我便离开了新场。

我是在2001年离开新场镇的。在往后的岁月里,它渐渐崭露头角,直至今日,成为一个成熟的商业古镇。江南水乡古镇的名单上又多了一个名字。古镇的历史被书写在街头巷尾,老街内的房屋按照原来的样式进行了修缮,成了热闹的商铺。尽管同桌家小店的位置我已经找不到了,但这里并不缺乏笑脸,到处充满着热情招徕生意与谈笑风生的笑脸。以古镇商业街为中心,居民住宅、菜场、商场、办事机构分散在周围,商业街的热火朝天与本地居民的岁月静好和谐共生。

办完所有事准备离开时,我忽然发现,办理医保的社区卫生中心正是我出生的地方。仿佛一个轮回,因为一个新生命的诞生我又回到了这里。想到这,心里一阵温热,望着洒满阳光的街道,我仿佛又看见我坐在父亲摩托车上的场景,只是女儿变成了我,我变成了父亲。



盛夏,趁天阴,去了天台上的几个山村,近年颇想念以前去过的一些山村,那些老人、老屋和土地安好否?

来到山弯最深处的里坑村,刚到村口,发现两堆新鲜的黄瓜横七竖八堆在路边,有些纳闷。刚好一个中年人骑着三轮车往外走,就问他。他停下车,一边摇摇手,一边指指自己的耳朵,意思是听不见。当我指着那一堆黄瓜时,他说话了,他说:“可以吃的,太大了,摘不及,没人要,你要的话,拿去吃吧。”说完就走了,有急事似的。

村里一个老婆子好奇地问我找谁?我说就来走走,以前来过的。站在她的屋檐下,我发现前面一整片的土地全种着蔬菜。

她说,这一片蔬菜都是刚才那个男人种的,他是外面半山上贾庵村人,五十多岁了,十三岁时得了脑膜炎,没医好,耳朵聋了,一直没有讨到老婆,心灵手巧的,可惜了;我们村在山弯的最里面,土地肥,他就来我们这租地种菜。

我一看,这一大片土地弄得整整齐齐的,用竹竿搭着人字架,还用商店里买来的带红色的粘贴纸把瓜藤粘在竹架上,地里光洁干净,作物也长得很可爱,像一个漂亮的家,让人赏心悦目。除了种一片黄瓜外,还有玉米、芋头、青椒等。

我不解地问,这黄瓜,个大新鲜,怎么就没人要呢?她说,城里人挑剔,黄瓜大一点,里面的籽大了,口味不好。他种了好几亩,一个人来不及摘,现在山里也没什么人了,村里三个老婆子清晨天凉时帮着摘一下,还是来不及,只好把长得

太快太大的黄瓜,扔在路边不要了,太可惜了。

天台山上有个石梁镇,号称云端小镇,这里的高山蔬菜很有名。镇区有个蔬菜批发市场,每天都有大量的蔬菜运往各大城市。

来到村庄里头,又看到一片茄子,横平竖直,这谁种的,这么漂亮。一个个茄子长得圆溜溜溜,鲜透透的,带着微微的弧度很好看,特别是小尾巴弯起来像秤钩似的很艺术,很有动感。“识花君”里说,这是澳洲茄,配了一句诗:“青紫皮肤类宰官,光圆头脑作僧看。”可是,我又看到地头有一堆堆的茄子,都是个大的,有些因为生长时碰到茄子的秆,留下了一点疤痕。正纳闷,看到溪对岸有一个人正在地里劳作,衣衫全湿透了。他说自己在县城上班,近年老婆身体不好,一定要吃村里种的无污染蔬菜,他只好回老家种菜。他又说,这茄子也是贾庵村那个耳聋的人种的;城里人讲究,有疤的不要,那些没疤的,因为长得太弯了,不好看,也不要。

批发商说我们也没办法!为了保持新鲜,还要在每天凌晨两三点就到批发市场收购好蔬菜,迅速运往各个大城市。而贾庵村那个菜农还因为耳聋考了驾照,也不让开车,只好自己从地里用三轮车把蔬菜运到村口,再让他的侄子帮他运到镇上的市场卖。

唐朝宰相李绅,生于宦宦之家,年轻时看到农民劳作之苦,写下了《悯农》诗:“锄禾日当午,汗滴禾下土。谁知盘中餐,粒粒皆辛苦。”

旅游